

晨光熹微时,我总习惯推开窗棂,任熟悉的甜香漫入斗室。妻子舅舅窗下的那棵桂花树已亭亭如盖,枝叶间浮动着细碎的金黄,沾了晨露,沉甸甸地往下坠,金箔似的反着光。记得移栽那天,工人嘀咕着“城里土养不活乡下根”,舅舅却执意亲手将裹着故土的树根埋进新坑,仿佛在完成一场庄严的仪式。而今,这棵树在秋风里低语着一段跨越时空的温情。

这棵树原是外婆亲手栽在老屋后院的。妻子小时候常去外婆家玩耍,两家相隔不足百米,那株桂花树下留下了她童年重重叠叠的足迹。老宅拆迁后,舅舅与物业多次沟通,终于获准将这棵树移栽新居前。移栽那天,舅舅全程监工,看着工人小心翼翼地将树连同故土一起请出,他跟在后面,仿佛护送一位重要的家人。

新居的窗前早已备好良土肥壤。舅舅日日照料,培土、施肥、浇水,无一不亲力亲为。头几日,他发现有些枝叶微卷,便连夜请来懂行的老师傅,调整了浇水频次,又在根周围铺上一层老家带来的腐殖土。说来也奇,不过三五日功夫,树便挺直腰杆,当年吐出新芽,翌年秋日已然花开满枝。

第一年花开时节,舅舅特意在树下设了张小小的茶案。中秋前夜,他邀我们品茗赏桂。月光洒满满地银浆,花香淤在鼻腔里,雾似的缠人脚。舅舅取出一个精致的木匣,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一幅毛笔小笺。他先用指尖拂过笺角的折痕——那是反复翻看留下的印子,才轻轻推过来。“树安顿好了,为它写了首诗。”他轻声说道,脸上带着特有的腼腆与庄重。

素笺上墨迹清隽。当舅舅吟到“母亲从灶屋里出来”时,树下仿佛真的来了个穿蓝布衫的身影,正弯腰拾捡落在石阶上的桂花——那是

自从把老爸送进养老院,我事实上就担当了“家长”的角色,蓦然收到院方的通知,点开之前,我多半会深吸一口气——因为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消息,一次,是因为爸爸贪吃肉圆,一天拉稀好几次,把纸尿裤都用光了;一次,是他与别的老爷子打赌斗嘴,输掉了自己的小收音机,而事实上他是一天也不能没有收音机的,在养老院的大厅里,电视机里抗战剧的声响,与别的老人手机里短剧的声响,夜以继日地混合在一起,令喜欢清静的爸爸十分不悦,我猜测,小收音机里的声响,就像一把伞一样,为他撑开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收音机输掉了,这个空间就塌缩了,难怪爸爸烦躁得吃不下饭去。我收到突来的通知,不仅要去买纸尿裤、收音机、新痰盂等一系列老爸急需的用品,还要思量怎样站在他的立场上,好好安抚他的情绪。



外婆住在桂花里

王耀武

外婆年轻时的模样,妻子小时候见过无数次。风过时,枝桠沙沙一响——那声音突然钻进妻子耳蜗,绞成晒衣绳那么粗的声缆——妻子突然听见三十年前晾在绳上的蓝布衫在风里“啪嗒”一响,和外婆尾音里的“喽”字同时砸在地上。

白色的
金黄的
还有红殷殷的

舅舅继续念着,妻子忽然轻声接道:“外婆总说红桂花最香,摘来做糖要比黄桂花多搁半勺蜜。”她顿了顿,指尖划过小女牙龈上米粒似的白点——牙龈下新牙顶出的白痕,像当年妻子在桂花树根上磕出的齿印。“记得那年外婆用桂花糖给我粘掉落的乳牙,甜香混着薄荷牙膏味。牙膏是舅舅出差带回来的,外婆总说‘城里物件就是细致’。至今想起舌尖还泛着凉丝丝的甜。”

这棵树成了舅舅与过往相连的纽带。我常见他清晨立于树下,仰头细看枝叶间的花况。修枝时,他

常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旋律与外婆吟唱摇篮曲时一模一样;浇水时,他总要在树影里站一会儿,看水珠在叶尖颤巍巍滚几圈,砸进土里。他的嘴角会松下来,像听见了什么。黄昏时分,我与妻子常绕至树下。树冠张开的阴凉里,筛下点点碎金。细雨迷蒙时,桂花吸足水汽,香气沉甸甸往下坠,裹住人,像外婆当年织的粗布围裙,带着洗不掉的皂角香。

舅舅得了闲便爱在树下忙碌。那日见他将晒干的桂花分装成小包,用的是外婆那只有些掉漆的红色陶罐。妻子接过时忽然说:“外婆常用桂花做糖,包在糯米糍里,甜而不腻。”舅舅眼睛一亮,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陶罐边缘。“可不是,她总说桂花糖要趁露水摘的花才香。”两人相视一笑,仿佛外婆就站在他们中间,正将刚蒸好的桂花糕端上桌。

深秋的月光漫过窗台,舅舅提壶浇水的轮廓在清辉里与桂树叠印成画。我有时晨起,会发现舅舅昨夜又在树下小坐的痕迹——石凳上的

棉垫子还温着,盏底沉着两朵胀裂的桂花,瓣缝里渗出的黄晕染了半盏水——分明是有人对着它们反复续过热水。每年花开最盛时,树下的泥土格外松软,像是去年秋天舅舅埋下的那袋老家腐殖土在时光里慢慢与新土融在了一起,新土、旧土正在轮番呼吸。

今又金秋,桂花如约缀满枝头。我与妻子抱着小女立于树下,舅舅正教她辨认桂花的品种。“这是金桂,这是银桂,”他指着枝头的花朵。当指尖落在那株最红的丹桂上时,他的声音忽然轻柔下来,“这个最香。”小女踮起脚尖,小手捏着桂花往鼻尖凑,花瓣蹭得她“阿嚏”一声,然后咯咯笑弯了腰,笑够了,忽然把小脸埋进妻子袖口,低声说:“妈妈,花蕊里有老祖宗的眼睛!”舅舅闻言嘴角微颤,目光不自觉地飘向树冠深处,仿佛在层层枝叶间寻找一缕风。妻子悄悄红了眼眶,低头理头发时,指尖蹭到花瓣,香气便沾在了袖口,就像当年她从外婆家跑回来,袖口总带着那股甜香。

抬头望去,舅舅手里握着那本木匣,从窗前探身望过来。他握着木匣的手指轻轻叩了叩匣面,听上去像是当年外婆在灶台边唤我们吃饭时用锅铲敲碗沿的声音。这一刻,舅舅诗中那句“母亲说/桂花飘香的时候/孩子们就要回来”忽然有了新的注脚——外婆期盼的团圆,从来不只是节日的相聚,更是这缕穿越时空的香气,将三代人的心紧紧系在一起。

舅舅的白发在风里微微颤动,与桂花融成一片温柔的浅金。风过处,几星桂花沾上我的衣襟,凉津津的香气钻进鼻孔,忽然勾出旧衣柜角落那包干桂花的味儿——妻子五岁那年偷藏进去的,早被风干成褐色的香屑。后来,妻子常常说,外婆其实没走远,舅舅早把对她的念想,连皮带核全酿进这棵树里了。

端给他们。”

老巫还让我仔细看看糖芋苗表面的桂花:“看出什么苗头没有?”

我左看右看,疑惑地问:“金桂做的桂花糖不够用了,最后十几碗,厨师放了丹桂做的桂花糖?”老巫边笑边摇头:“这是厨师做的标记,撒丹桂的是减糖版本,刚才专门用小锅为血糖高的老人家熬的。”撒不同桂花的糖芋苗,还不能端到一张饭桌上,要确保同坐一张桌子的老人,吃的东西完全一样,“要不,他们会像双胞胎没拿到同样的玩具一样,特别不高兴。”

我由衷感叹:要摸准这些老小孩的脾气,真是不容易。

幸而,我爸和赢了他收音机的老张,血糖都不高。院长就有意安排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糖芋苗。老张见护理员推着老爸的轮椅,来跟他相见,立刻垂下头,绷紧脸,把插在衣兜里收音机关掉。我爸瞄了他一眼:“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都用惯新收音机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喏,专门挑了一碗芋头多、桂花也多的给你。这是我买的芋头,我亲手剥的,这诚意,还不够吗?”

老张接过我爸颤颤巍巍递来的勺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此刻,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爸兴师动众买了整整30斤芋头来,不仅是怀念秋天的好味道,他最根本的目的,是想找个时机与老张和好。

秋天的糖芋苗

天凌

而这次,院方的意思是:你爸瞒着厨师,上网买了30斤个头极小的芋艿,说要请这里的伙计吃地道的糖芋苗,快递小哥已经把一麻袋芋头送来了,厨师实在忙不过来,要么你来把芋头带回家,要么你来负责最麻烦的第一道工序——替芋艿削皮。

见到老爸,他还很委屈:“养老院买那种枕头大的芋头,用菜刀削皮,切成小方块儿来做糖芋苗。哪有这样偷懒的,大芋头吃起来一点也不绵软,糖和桂花的味道进不去,吃完了喉咙还有点发痒!”

他买来的小芋头装在编织袋里,无人问津,这让他很伤心:“没别的,我就是想请这里的老兄弟、老姐妹们,吃一碗正宗的糖芋苗。赢了我收音机的老张,现在不好意思跟我讲话,吃了我的糖芋苗,总好开口跟我说话了吧。”

这心思,如此绵密又如此卑微,令人心一颤。我赶紧上网去看小芋头的处理方法:先戴上口罩,把袖口扎紧,把小芋头分批放在麻袋里摔

打,去掉上面大部分的浮毛;接着,找一个大盆来冲洗,把芋头连皮洗净后,上大蒸笼,把芋头煮熟;然后就是不慌不忙的手工剥皮。

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都来帮忙剥芋头了,我爸也兴致盎然地加入,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小手工”了——把一个毛茸茸的小芋头剥白,放到一大碗凉水里去泡掉上面的黏液。为了卫生,护理员们专门为所有帮忙的老人剪了指甲、洗了手。

剥皮小芋头加水和少许小苏打,熬煮得微微发红,再加入熬得起泡的糖浆,并将纯藕粉冷水调开,将藕粉稀糊在大锅里缓缓注入,顺时针搅拌,勾出漂亮的玻璃芡,又稠又绵密的糖芋苗就做好啦。护理员把它们一碗一碗地盛出来,在每一碗的表面撒上糖桂花。有意思的是,护理员们并不急着把点心端出来,而是在等待。我颇有些不解,护理员老巫就跟我我说:“老人都和小孩一样,见到久未吃过的好东西会吃得很欢,糖芋苗勾了芡,表面没热气,里头却滚烫,老人很容易被烫到。宁可晾得温吞些,再